台學統

台學統卷七

黃巖王　棻

吳興劉承幹

氣節之學七　清節四

巡撫夏宗成先生壎

明史列傳夏壎字宗成天台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天順初巡按福建繼清軍江西發鎮守中官葉達淤横狀達爲斂威戚以薦超擢廣東按察使時用師歲久役民守城壎至悉遣之成化初奏猺獞弗靖用兵無功由有司撫字乖方賊因得誘良民爲徒黨劇寇數百脅從萬千進則驅之當前退則殺以抒憤害常在民而利常在

彼況用兵不已供斂日增以易揺之人心責無窮之罪
費恐外患未除内變先作請慎選監司守令撫綏遺民
彼被脅之衆自聞風來歸帝深納其言尋遷布政使調
江西八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苗獠時爲寇撫立
互知會捕法賊爲之戢古州苗萬餘居爛土久時議逐
之撫謂非計松潘參將堯彧請益戍兵三千又力陳不
可皆得寢已奏所部將校多犯法奏請逈時輒至逋逃
請先逮繫然後奏聞帝可之撫剛介善聽斷所至民不
冤在蜀二年民夷畏服然厭繁劇與時多齟齬于鉞獻
詩勸歸撫欣然納焉年未五十即求退章四上得請既
歸杜門養親不接賓客又五年卒

赤城新志夏塤天台人辛未進士累官都察院副都御史才足以救時節足以表世詳見節義錄今祀鄉賢祠

天台縣志夏塤字宗成景泰辛未進士擢廣東道監察御史巡按廣西除姦貪息盜賊通錢帛民皆便之尋歷福建興革黜陟一如廣西清軍江西風裁益峻中官葉達怙勢衆莫敢攖塤劾之落其權天順末擢廣東按察使廣東有師旅之命守城兵不足取之民塤曰誰獨無父母妻子而舍其親以捍人之親奚罪哉民皆感泣而去曰公活我也既凱旋都御史韓公雍將俘爲燕樂徐曰出師以爲民也今師以病民可乎雍不能難成化初擢布政使尋徙江西未幾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四

川通苗獠歲多剽寇比至以楊兒捷聞上寵賚之壖立
互知會捕法賊以不熾古州苗數萬徙居爛土有年矣
有仇播州宣慰者誣爲導引將逐之壖亟奏曰制馭苗
蠻當如虎狠其靜也若棄之使不懷疑其動也必噐之
使不爲患今靜而故使之動何哉松茂參將請益兵曰
將不在兵兵不在衆乃揀精銳四千八百人往更之而
一無所增巡撫例得議事條六事以聞曰嚴責成以御
將威遠慎舉措以修政安民權事宜以防姦制變度繁
簡以隨材授任重將權以馭寇安邊設盲攢以典司出
納大抵皆疆圉計也既乃意有所不合輒引病歸章三
四上留之不可得及歸杜門養親不復修主客禮以疾

卒慓剛直介潔平生未嘗一詘意于人而人亦不敢干以私事親篤敬非公署終身未敢南面而坐好讀書雖職務塡委不少廢所著有說苑要語裨政叢說嶺南集嶺南江西行稿三巴稿奏議集凡數十卷藏于家出分省人物考兩浙名賢錄略同

都御史夏公墓志銘　黃巖謝鐸鳴治撰　桃溪淨稿

成化己亥秋九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天台夏公卒於家於是公年甫五十有四而致其政已五年矣方公之力致其政以歸也天下想聞其風采以爲有若公者蓋士方以進爲榮至老於官而不倦官愈尊而退愈難若公者其進退輕重於世何如哉公歿之明年冬十一月

公之子鋐將葬公烏山之原不遠數百里遣其從弟鎔以狀來速銘鏵叔父寶慶先生進退大節似公亟重公者曰是不可以不銘按狀公景泰中以進士起家為御史出按廣西首除姦貪息盜賊通錢幣民皆便之尋歷福建興革黜陟一如廣西時而其於江西也風裁益甚中貴人葉達怙勢眾莫之敢攖公卒劾之落其權天順末用薦者擢廣東按察使廣東有師旅之命守城兵不足取之民公曰誰獨無父母妻子而使人舍其親以扞人之親奚罪哉民皆感泣而去曰公活我也既凱旋都御史韓公雍將侈為燕樂公亟止之曰出師以為民也今師以病民可乎韓不能難成化初擢布政使尋徙江

西江西人亟稱之未幾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四川逼夷獠歲多劇寇公至以楊兒捷聞上寵賚之公益爲盡心立互知會捕法賊得以不熾古州苗以萬數徙居爛土幾年矣有仇播州宣慰者誣爲道引將逐之公亟奏曰制馭苗蠻當如狼虎其靜也若棄之始不懷疑其動也必羈之使不爲患今靜而故使之動何哉松茂參將請益兵公曰將不在兵兵不在衆乃鍊精銳四千八百人往更之而一無所增巡撫例得議事公條六事以聞曰嚴責成以馭將威遠愼舉措以修政安民權事宜以防姦制變度繁簡以隨材授任重將權以馭寇安邊設官攢以典司出納大抵皆驅圉計也既乃

意有所不合輒引病歸章三四上上留之卒不可得曰知足不辱吾豈敢阿所好以終負吾心哉及歸杜門養親有造之者雖數不報曰吾以病故棄國事何能復修主客禮也至是以疾卒公諱壎字宗成族出會稽其在天台代有顯者高祖圭孫曾祖應剛俱以從祖逌之貴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進有隱德父大愚封廣東道監察御史母丁氏封孺人妻盧氏封孺人子男一郎鍨女三長適王穎次許聘張腆次幼孫男一曰漢公剛直介潔平生未嘗一詘意於人而人亦不敢干以私所至鋤强扶弱尤善推鞠得其半詞輒剖露具伏有犯之者雖少賤一以理喻不苛責也事親篤於敬非公署終身

未嘗南面而坐居常好讀書雖職務塡委不少廢閒出爲文章而尤工於詩往往逼唐律所著有說苑要語稗政叢說嶺南集江西行稾三巴稾奏議集凡數十卷藏於家初朝廷思用舊臣詔起戶部尚書薛遠爲南京兵部尚書都察院僉都御史閻本爲戶部侍郎方次及於公而公沒矣公之沒也於朝廷重臣例得葬祭有司不以聞時公之子又力學好古不欲以陳乞累其親曰推榮讓美固吾父志也於乎若公者亦何有於銘銘不銘迺後人事也輒敢銘其大者以告夫世之人將於是考焉銘曰

世渝渝以同寧一矯以爲過也世嬰嬰以營寧一退以

爲僎也于嗟乎公知德者鮮亦孰恎其寡和也我銘幽
宮百世之下有過而拜之者曰此夏公之墓也
遺詩見三台文獻
寄蘇州林太守一鶚
多景樓頭醉幾回吳王臺下又銜杯有才濟世頻遷轉
無分安居數往來銀漢迢遙瞻北闕白雲縹緲望天合
思鄉戀闕同懷抱別後應須寄隴梅
重陽思父母
萬里江山一轉蓬歸心日夜憶江東每逢佳節花相似
獨對輶車路不同此去直過揚子渡南來又近伏波銅
登高總是瞻雲思不比龍山帽墜風

重遊國清

佛殿僧房鎖夕暉重來又是十年期若教坐石論興廢
只有青山似舊時

題范蠡遊湖圖

數點青螺出水高片帆帶雨五湖遙不知日暮歸何處
碧樹叢中是定陶

太守謝世修先生省

赤城新志謝省黃巖人甲戌進士歷官贊慶知府年未
六十力乞致仕所著有逸老堂稾行禮或問杜詩註解
諸書詳見李學士東陽墓表

台州府志謝省字世修號愚得溫巨會孫景泰甲戌進

士授南京車駕主事轉武選員外郎遷寶慶知府至則首與神誓悉推堂食錢為公用書眞西山四事為僚屬戒仍條民隱十四事請于上官次第行之春秋時行郊野振饑窮教耕織斥淫祠以建社學會計儲積可支五年乃選學官弟子教之府鄉村教之社學皆得以餼食於公暇則課業講文詣社學正句讀行賞罰已又撮取朱文公家禮併作十勿詩俾民誦習之不率者一裁以法至蹤縣令二人籍其贓以代民賦境內肅然會岷府奏欲徙建宮殿事下有司議省執不可府中人行數百金令有力者來問屹不為動已而巡撫力主其議乃乞補教職又連乞養病俱不許三載考績至中途上疏徑

歸時年五十有四當道交章薦之檄下郡縣趣之行竟不赴或問其故則曰士方好進吾當勇退以風之耳寶慶人相率立去思碑于學宮省既歸囊橐如洗田園邸舍一無所問顧獨矻矻於祀先合族訓幼睦鄰之事時復逍遥杖履從一二衣登高賦詩爲樂里俗化之早歲以詩名晚益精通羣書而尤邃于禮所著有行禮或問杜詩註解行于世既卒門人私諡曰貞肅先生從祀

太平鄉賢祠

湖廣通志謝省字世修黄巖人景泰甲戌進士成化間授兵部員外郎出知寶慶府政尚仁恕而鋤抑强梗吏民愛畏書眞德秀四事十害爲僚屬戒上言民隱十四

事春秋行郊野勸耕省斂或給耕牛出帑羨市地以招學宮訓迪俊髦所屬學廟悉新之三年政舉教行民安俗易時推循良第一後以病告士民祠祀之舊通志據姓譜

葉良佩北先生傳謝貞肅先生名省字世修號愚得邑之桃溪人以進士起家官南京車駕司主事轉武選員外郎選寶慶知府近世稱亞于石循良之政恆以先生為第一會岷府奏欲徙建宮殿檄有司議先生堅執不可府中人行數百金令有勢力者來閒不為動已乃設盛宴強先生以酒不醉嘔不已先生遂乞補教職不許連乞養病亦不許既三年以考滿至中途上疏徑歸是時先生年纔五十有四聲譽地望駸駸上聞當道交章

薦之檄下郡縣趣先生行竟不行或問其故則曰士方好進故勇退以風之耳先生既歸㲲橐蕭然田園邸舍一無所問而顧孜孜倡族人修會緦亭祭始祖墓作敦彝十二會暇則與弟子講學方巖書院老而不倦卒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謚之曰貞肅 按七先生者宋董楷正翁明葉黼士冕應祥尚履謝省世修應律志和繆恭思敬應紀茂修皆與葉氏有師友之誼者也

寶慶府知府謝公墓表 茶陵李東陽賓之撰 赤城後集

吾友謝方石鳴治書報其叔父寶慶公之喪以墓表屬予予抆淚泣曰嗟乎公不可作矣予小子夙奉知遇聯舟比席書牘相往復意勤勤不厭誠不意其遽至此敢有所遜不爲公身後役哉其文曰公姓謝氏諱省字世

修世居台州黃巖曰桃溪今分隸太平縣爲宋康樂公
靈運之裔國朝孝子溫良之曾孫祖諱竝考諱全贈南
京兵部員外郎公以縣學生舉鄉貢登進士歷官南京
兵部車駕主事武選員外郎至湖廣寶慶府知府階承
德郎奉直大夫至中順大夫在車駕領馬快船及太僕
寺牧馬以千百計謂爲姦利所萃祿奉外不私一錢在
武選嘗市一奴後知爲武官子亟還之仍俾從優給例
襲父職在寶慶推堂食錢月數緡爲公用條民隱十四
事上於朝以春秋再行郊野給民牛種多至數百會府
藏所積可支五年乃簡諸生少俊者教之于社而公
食之者倍其數又撮朱子家禮并作十勿詩俾民誦習

胥民婚喪以拘忌勿舉者數家剡知縣三人籍其贓以
代民賦湖南北稱良吏第一公顧有所塾謂不盡用乞
爲教官不許連乞養疾亦不許既三年考績至中途上
疏徑歸當道者交章薦之而公竟不至吏部荅公自景
泰五年入官至是爲成化九年年僅五十四而已民相
與刻石紀德越二十年思之不衰公歸無厚積割私田
若干畝創爲祠堂歲十一率宗人祭始祖之墓既又與從
兄封翰林編修世衍築會緦庵作敦彝十二會以合族
又立鄉約數事開義學以教鄉之子弟若干人從子鳴
冶以翰林侍講國子祭酒兩歸其鄉公與作望海仰高
采藻三亭日夕遊眺大夫士相傳爲東南名勝地以公

號台南逸老稱爲逸老先生嗚治爲坊右先生兩先生
文學論議相上下名節相激厲自謝氏有孝子節婦以
來至是乃益顯公所著有行禮或問杜詩註解及諸詩
文稾藏於家而其詩尤清鍊脫俗爲識者所重云公壽
七十四以宏治六年十二月七日卒七年二月朔日窆
於桃溪東山之壽藏嗚治既銘公又暨其鄉士陳儒珍
郭端朝輩議用吳淵穎故事私謚曰貞肅嗚呼古者官
人必言載采采中世鄉評或行聚而月更之貴實也公
踐履施措有古君子之風顧進難退易寡施而多斂後
之人或未能悉也予故核行指事籍數而書之以與銘
並傳焉公配宜人王氏子四聲先公卒次彩業休孫四

孝閭儉祐聲彩孝皆縣學生彩出爲公弟王城山人世
懋後公命也

貞肅先生墓志銘　謝鐸　桃溪淨稾

宏治六年十有一月六月我叔父遜老先生忽中末疾
鐸亟往候已不能語越明日吾鄉大夫士曁諸姻戚皆
來候問所欲言惟瞠目點頭而已越三十有一日乃終
距生永樂庚子享年七十有四而已於乎天乎忍不憖
遺而使予小子至此極也痛哉鐸旣以禮襲斂於是陳
敬所僑珍郭筠心端朝諸公皆來弔哭且商葬事而顧
謂予曰賢者故事有易名先生位不滿德節惠之謚雖
不得上請于朝若王文中孟貞曜者獨非門弟子朋友

之責乎鐸泣拜曰敢不如教謹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
剛德克就曰肅先生官至四品而歸槖無百金之贏清
其至矣年未六十而乞身至五疏之決剛亦有焉如曰
貞肅先生之行殆其有合何如敬所曰然筠心亟應以
和遂用之既又復謂鐸曰葬不可以無銘且葬期迫遠
不可致吾子其圖之鐸又拜且泣曰先生之沒鄉失典
刑國失耆舊斯文失宗主誠有如戴大參師文所痛者
予小子無所肖似亦復何言惟稽合物論之在先生者
而敘次之庶後人有考焉敘曰先生諱省字世修別號
愚得既老更號台南逸老學者稱逸老先生姓謝氏系
出經略使鞅鞅實康樂公之後曾祖孝子府君諱溫良

始自黃巖再遷邑南之桃溪桃溪今分隸太平遂爲太
平人祖諱立號石泉翁父諱性全累贈南京兵部員外
郎母陳贈宜人配王封安人子男四長聲先先生幾年
卒次彩出爲母弟玉城山人後次業次休孫男四孝閔
儉祜曾孫男二可堪聲彩孝俱縣學生先生少岐嶷穎
異甫弱冠補邑庠弟子員景泰癸酉以詩經領鄉薦明
年登孫賢榜進士天順初拜南京兵部車駕主事車駕
轄馬快船暨太僕孳畜馬牛往往不利拳貴必利於已
先生至則一處以廉而人亦莫之敢撓未幾轉武選員
外郎嘗市一蒼頭久乃知其爲百戶張某子愕然曰是
惡可哉亟還之仍爲優給俾得以襲祖父職成化已丑

遷寶慶知府至則首與神誓悉推堂食錢爲公用乃大書員西山四事十害爲僚屬戒仍條民隱十四事請于上次第罷行之春秋則時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至給牛種以千百計計郡儲積可支五年乃選郡縣學弟子之秀者教之府鄉村則教之以社學皆得以食於公既又撮取文公家禮併作十勿詩俾民誦習之其怙終不率者則一裁以法至黜縣令二人籍其贓以代民賦於是境內肅然皆望風相戒不敢犯舊俗信陰陽佛法久喪老女有不以時昏葬者至是亦皆遵禮畏法不敢後修譔羅公應魁所謂黃巖謝侯之守郡革弊政斥淫祠興禮俗正人心庶幾周子之遺化者蓋如此然先生之

志不安小成猶以不職爲媿乃乞補教職不許連乞病
亦不許既三年卒從考績去位請告益力於是先生年
方五十有四政聲地望方駸駸未已獨念士方好進爲
天下憂故決意勇退雖當道交章論薦而先生之去不
可留矣郡人遂以不得再借爲恨相與立去思之碑于
學致感慕焉先生既歸蓺𥠖蕭然田園邸舍無所增益
惟日孜孜祠墓閒既割田爲祠堂創又歲率宗人追祭
始祖之墓既又與先編修府君築會緦亭于孝子府君
墓側時復逍遙杖屨與一二布衣登望海仰高采藻三
亭酌酒賦詩翛然有出塵之態此則學士李公賁之所
謂徜徉容與山林之下則修宗譜築祠亭開義學議鄉

約作敦彝會往往皆古君子之心而非徒見諸詩歌文章者也先生早以詩鳴與王城公力追古作蓋吾台之詩自天順成化來始一變以復于古而今之稱大家者宗焉晚年學益博旁通諸經子史而尤深於禮所著有行禮或問杜詩註解逸老堂諸稾居常儼然每旦必深衣幅巾以謁祖考暇則與弟子講學方巖書院中惓惓以孝悌為本有過必痛責乃已至有終其身不敢見者俸入所積必均諸弟姪雖日給僅僅而克己為義至老不衰此又贊善張公廷祥所謂其器宇嚴重其識趨端正其問學該博其持身治家一軌諸禮而不苟非今人中之可多得者也由是而觀先生之道無進退無隱顯

無精麤大小葢所謂無所不用其極者噫予小子則何敢知三君子天下士也後之人有不疑於三君子之言者則其于先生也尚亦有徵哉是用敘次其槩以志諸墓以少塞無涯之悲於乎痛哉墓在所居之東山與王城公聯賓先生歸時所營葢二十年于茲矣孝等將以今年三月朔日奉柩以窆於是敬所筠心復卽先生易名之實而銘以系之銘曰

仕而能退君子之介貴而能貧君子之仁仁以激貪介以起懦君子之風可以百世於乎貞肅考德易名是曰不媿

祭貞肅先生文 謝鐸

於乎士方好進先生力退以恥之世方逐利先生力貧以鄙之吾宗之文獻幾微先生力振而起之吾邦之典刑幾墜先生力修而舉之葢先生之功於是爲大而不知者則或羨其人爵詞藻之爲美先生之名所以不朽而不知者則以爲同乎有形之暫聚於乎先生不可作已予小子復何所恃上以爲天下慟下以哭吾私鐸之情葢亦若此而又有不能自已焉者耳於乎哀哉於乎痛哉

遺書

行禮或問 無卷數 今亡

謝鐸讀行禮或問曰禮之用大矣哉天理以之節文人

道以之綱紀德以之齊志以之定故曰道德仁義非禮
不成而孔子之教亦必禮以約之乃可弗畔於道禮之
在人固不可一日忘也然欲禮之約而不先於博文則
講之不素習之不熟而其行之也必不能以無失況乎
事物之變故無窮而天下之義理相與無窮苟非預有
以處之則纖悉委曲之際其何以使之合宜應節而無
遺也哉此曾子所以有問禮之篇而天下後世之所以
其賴以爲折衷者也叔父太守先生博學好古而深於
禮方其在寳慶也已嘗撮取冠婚喪祭四禮大要施之
民閒相與講明而行之矣未幾乞身以歸則以其施之
民者行之於家而加詳焉既又懼夫人人之不能無惑

也乃取經傳子史之有關是禮者旁考搏采訂以耳目之所見聞隱以心思之所防慮條分例釋別爲或問以附四禮之後而是編作焉噫禮之廢也久矣後世雖好古之士猶或病其難行況夫窮鄉下邑無師友之傳無家庭之習則是編之行也亦豈少補也哉桃溪淨稾下同

祭禮儀注二卷明史藝文志史部儀注類題謝鐸撰今按桃溪淨稾乃謝省所著今亡

謝鐸書祭禮儀注後曰冠婚喪祭禮之大者皆有家日用之常所以綱紀人道之始終不可一日而不修者也然冠婚喪三禮或越世逾年皆因事而舉非若祭禮月必有薦時必有享而三者之禮亦必待是而後行此先生之儀注所以必先於此以見其尤不可一日而缺焉

者也先生所著有行禮或問嘗徧舉三禮而家禮撮要
亦併及之嘗行於賓慶舊治此葢詳示一家之子弟俾
講習焉以免於臨事之失云耳文公有言凡祭主於盡
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力而行之
財力可及者自當如儀於乎後之有事於斯禮者其尚
因先生之儀注以求盡夫文公之所誠敬者哉
謝鐸重錄祭禮儀注序曰成化癸巳先叔父太守先生
蒙恩休致輒拁祠堂以爲行禮之地鐸在京邸聞之喜
不自勝謹奉書先編修府君請踵先生而亟爲之末幾
先府君棄諸孤祠雖立而龕櫝之制未備也鐸以憂解
官東歸乃始得備其制仍置祭田以共歲事先生既又

定爲儀注俾鐸等共守之於乎茲禮之廢也久矣獨吾家與吾鄉也哉先生篤好古道始創以復又因而推之於冠則行三加於昏則備六禮於喪則痛革燕飲之俗於祭則力排祈禱之非數十年來環百里之內閒有從而行之者噫先生扶世牖民之功於是大矣鐸無似不能上佐下風於萬一謹錄先生所爲儀注而著其說於首俾知百數十年曠典之興復實自先生始庶吾後世之子孫得有所憑藉遵守而不墜於豺獺之不若矣於乎其敬念之哉

杜詩長古註解二冊 刊本存

天一閣書目明謝省註解并序所註係長古詩一百四

十五首宏治壬子王弼序云此弼鄉先進桃溪先生所註杜詩長古若干首葢始得之興化郡庠程司訓懷佐而并屬之莆田邑庠程教授應韶相與正其訛舛而梓行焉杜詩之註至千百家若近代虞邵庵註杜律賓用文公註三百篇法先訓詁而後章旨葢他家所不及今先生之註又用虞法而益精以覈者也先生以進士歷官兵部出爲寶慶守三年遂以老請于是居隱桃溪者二十年其在官在鄉所以嘉惠生民儀式後學者具有典則此葢其餘事云

謝鐸讀杜詩註解曰杜詩註至千家則世之有慕於杜而爲之者不爲不衆矣然卒未聞有能盡得其平生之

心者於乎作者之心曷嘗不有待於後世大之道不得行則因之以示教法其次焉者志不克售亦託之以俟知己故三百篇之刪必待晦翁之傳而後溫柔敦厚之教明離騷之賦亦必待晦翁之註而後亡身殉國之志白然則士生千載之下而欲求作者之心於千載之上不亦甚難矣乎叔父太守先生既休致之十有八年猶好學不倦經史之餘因取杜詩七言長古若干首芟薙舊註以發其平生未盡之心而曰杜子非詩人也與化守王君存敬見而悅之馳書謂予將鋟梓以傳於乎先生固杜子之知己若王君者不亦先生之知己也哉予不能詩敬書于後以俟世之知杜子與先生之心者

逸老堂淨稾十九卷天一閣書目二十卷刊本存

太平縣志薮萃金陵邵陵歸田覆瓿諸稾而葺之各體詩三百八十首雜文八十四首赤城新志云劉通判致中刊

南昌張元禎序曰逸老實慶太守謝公歸休之自號茲其平日之所作也逸老名省字世修台之黃巖人自甲戌進士歷主事員外郎於兵部陟守寶慶甫一考即歸其器宇嚴重其識趣端正其問學該博老而益邃其持身治家一軌諸禮度不苟其遇事敢奮非勢力可得而撓其爲政一以明教化正人心厚風俗爲本其廉退操尤峻卓薮方其爲守政聲位望已駸駸上顧以士風好進爲天下憂乃乞補教職不許則連乞病亦不許竟以

考績至天官決告去時年纔五十四爾其族子侍講君
鳴治學識氣節亦表表士林嘗論次其行而曰先生之
道無進退無隱顯無精麤大小所謂無所不用其極君
子信以爲然予未識逸老然聞諸賢士大夫而知其爲
古君子也常切傾仰以爲此皆振古之傑非今人中之
可多得者也茲集實鳴治所輯鳴治同予以纂修職業
起至京間出示求序以傳夫名之傳於人不於言然言
工者亦傳況言與人皆有可傳逸老言具在茲集其義
理氣勃勃一根諸中而彪諸外非徒事於言之工者即
其言復可以想見其爲人其傳也無疑於是乎序之時
宏治庚戌端陽日逸老壽七十又一矣

嘉業堂刊

謝鐸愚得先生文集序曰昔人有言文之用二明道紀事而已矣六經之文若易若禮明道之文也而未嘗不著於事若書若春秋紀事之文也而未嘗不本於道後世若濂洛關建則明道之文原道復性葢庶幾乎是者也司馬遷班固則紀事之文唐隋五代史葢因襲乎是者也舍是而之焉非文之弊則文之贅矣乃若雖不主於明道而於道不可離雖不專於紀事而於事不可緩是固不得已於言而其用亦不可缺故上而郊廟朝廷下而鄉黨邦國近之一家遠之天下未有一日舍是而爲用者也幸而遇焉則用之爲制誥爲典章爲號令征伐而其文遂以大顯於天下不幸而不遇焉則用之爲

家訓爲學則爲諭俗之文則其用有限而其文不能以大顯然幸而用之郊廟朝廷天下矣而行媿其言事戾乎道茲顯也所以爲辱也奚貴哉君子所貴乎文者體道不遺言顧其行有益於實用而不可缺焉耳叔父愚得先生博學好古蓋嘗以其所抱蓄者大肆力於文矣然官止一[illegible]郡未老而休所謂郊廟朝廷天下者其文已無所於用獨其用之於郡邑於鄉黨於一家一族者皆諄諄乎道德倫理之懿言之自身而不爲無用之文以取譽於天下是蓋不必主於明道而於道不可離不必專於紀事而於事不可緩所謂布帛菽粟之文如先生者非邪是又安知先生之文不盡用於今者不大顯於

後邪鐸學文於先生幾三十年而未知所用姑識吾媿以掇其大者如右庶後之人得以考焉 桃溪淨稾下同

謝鐸書逸老堂淨稾後曰右逸老堂淨稾十有九卷五七言古律詩絕句聯句凡三百八十首雜文八十四首皆叔父逸老先生所作先生在庠序時輒以能詩名所作有覆瓿稾暨入仕在南都與凡往來于家而作者謂之金陵稾在寶慶與凡述職考績而作者謂之邵陵稾晚年致仕而作者則又謂之歸田稾覆瓿稾不幸爲胠篋者所得今所錄者止金陵邵陵歸田三稾雖西涯李先生所取批點猶有存者然亦不能無所放失謹錄之爲逸老堂淨稾而以西涯之所唱和者附焉錄成適吾

友劉存衡先生之子大本爲建寧通守聞之曰先生之作大抵皆關世教葢吾鄉之典刑非謝氏所得而私也吾將下建陽書坊刻之與邦人共焉且俾後之人知吾邦之有先生也於乎通守君之用心固天下後世之心也又豈私於吾謝氏者哉因識其後而歸之

遺文

敦彝十二會序　赤城後集下同

燕饗之設所以通人之情也情通則義洽義洽則心孚心孚則教行讓興而家肥族睦矣然燕不欲數數則褻而瀆瀆則亂生焉故先王制百拜之禮以備瀆亂之禍今廢百拜之禮而欲數燕使無禮義以處之其不至於

瀆且亂不能也成化十二年冬十月某日十弟系始創爲賞菊之會預會者若處淡老叔編修老兄洎省以下弟姪知文墨者凡十有四人酒半酣省唱爲詩在席者皆倚而和之一觴一詠留連勸酬自卯入申經六時而罷樂且醉矣號之爲樂菊居士明日怡雲十六弟贊邀以解酲醒軒十六弟厥訥莽十九弟濟止齋二十五弟紀又各期日以爲續燕之會省及編修老兄亦爲答燕以終之燕凡七後六燕戒初燕之醉而益爲之節樂不及淫違不棄禮食不棄物亦文字飲也明年菊有花十弟復舉故事而燕又不止于七又明年端陽日省設艸酌會處淡老叔以下弟兄六人既就席揚觶曰某欲分

賞菊之燕于諸節日一月一會會各有名名各有義義各著其名之下合而名之曰敦彝十二會將爲敦厚彝之具非止爲觴詠之樂雖數不懼其瀆且亂也遭期之喪輟七會大功五會小功三會緦一會其所輟之會值祀先展墓之月猶舉不以卑廢尊但不暢飲爾咸曰可遂定其名著其義如左噫昔陶元亮在彭澤所與飲者樵夫漁父白樂天在洛所與飲者名士貴人非二公之有意所遭異爾省之十二會惟一家弟兄叔姪而已坐立有差酬酢有節殺百拜之煩而不失揖讓之禮通親疏之情而不廢規戒之義無非成吾肥家睦族之心何暇論其貴賤賢愚也哉作敦彝會序以貽後之人

登方巖記

成化庚子冬友人陳君儒珍期登方巖於今年九月吾姪鳴治釋青之時其月四日己亥予偶抵閩山明日儒珍來視越宿遂與偕來折柬招端朝郭先生入會丙午鳴治請先登會緫亭丁未賞菊其家黃秀才汝彝適至合五人己酉乃登天小雨忽霽眾奮勇相先及巖巖皆壁立千仞中一巖去地近可立梯緣青碧而上梯不及巖之高眾畏縮不敢登予獨褰裳先登坐崖上眾愕然久之鳴治命斲去土石殺其危得以次登焉陪而從之者賓弟子陳森陳烈孔潤伯孔琲余弟妹世弼世倫世勉世大銳彩鄉金興仁興義興運隸而從者陳尹來與

王奐與劉氏 嘉業堂刻

陳毛進壽張轉定凡三十人周行其上南北徑五里許洞谷透邃竅穴谽谺堆阜起伏陟高降下澗壑屈折入幽造遐嘉卉美箭敗篠枯抽觸石之泉懸巖之溜倚天之柱出雲之岫卒不可窮游目四矚東南海與天通西北山與天際其常所未見之形倏然畢出疑其飛舞奔躍而來以相吾遊而悉與心契日既昃掃石分長幼坐酌酒相勞天忽作陰又小雨若有鬼神異物陰爲之忌遂返至所登俯視勢益危至魄喪股栗目瞑若不能下足者世倫特甚鄉與仁別從巖罅下未半幾殆得援者復於梯而下及返度溪而北世大遮道止宴且暮來宿世倫所未幾端朝汝彝皆別去翌日予與儒珍鳴治拉

端朝過鄭茂寵謁郁陽應先生二十日乙酉始分舟而歸後先十有四日朝夕商古今講理道亹亹不倦間亦唱和聯屬爲詩以爲樂得若干首儒珍曰是遊也不可以不記予謂登山所以廣其心目開其胸抱而壯其神觀也此天下之名山君子所必登世固有山不足名而遇人以名之亦有山故有名而不遇人以顯之葢有幸不幸存乎其間天下之山高且秀者非一而獨魯東山之名顯五嶽崇高之勢非不敵而獨泰山之名尊何也以孔子登之而見魯與天下之小故耳此二山之幸也若吾方巖吾台之望也惜其不列於中州未遇孔子之徒登之其名不顯而尊者久矣噫負天下之奇勝如是

山者何其不幸如此哉吾生長其下常欲一一登直以峻絕不易登而又無可與登又懼不見其見將徒登也今老矣得藉諸君以登亦可謂不易而非徒登矣特未知果有以尊顯是山而為其幸也抑未知其終於不幸耶尙質諸山靈以為何如也

遺詩 三台詩錄云宣正以來台科甲最多然科舉之學盛遂罕刻意風雅雖人能為詩不過自寫性情往往流入平調至寶慶兄弟始專意此事有起衰之功在林下時猶日與李學士東陽吳學士寬千里郵筒往來唱相其詩清鍊脫俗為識者所重

當窗織

當窗織當窗織織來織去不停梭草蟲夜夜催成匹并刀翦斷新下機兩頭零落絲亂飛官家徵輸急星火縱

好不作身上衣不作妾衣心亦足免如去年賣黃犢君不見東鄰女兒日日鬬富貴一生羅綺閒當窗織長太息三台詩錄

晚發蒙城

晚發渦河上輕舟一夜移風波終不起星月盡相隨漁火明沙岸人家隔水涯寂寥當此景況是酒醒時三台文獻不同亦見詩錄

西湖淨慈寺追次黃少保韻

藕風吹雨過湖南溼翠紛紛滴曉嵐溪泛落花偷洗鉢門臨芳草容停驂眼看浮世心應醉身在青山意自耽早晚尋梅來放鶴休官莫訝是虛談

淥口夜泊

淥口亭亭碧樹西兩崖人靜浪聲齊棲烏檣上月初出回雁峯前雲漸低鄉夢終宵蝴蝶亂客愁何處鷓鴣啼湘君芳芷無消息蘆葦蕭蕭滿楚畦

再次韻答編修姪

江湖漂泊二毛初半世謀身智亦疏春意欲歸彭澤柳年華未盡茂陵書孤桐自覺非時調尺牘誰能問客居須信人生身外事落花殘雨向春餘

銅雀妓

草色西陵莫高臺盡斷腸君王戀歌舞留妾送斜陽

送高廷璧之任四川憲副

西風愁送客落葉馬前飛秋去春還到客遊何日歸

莫春歸故山草堂

階前花落樹間稀簾外風輕燕子飛頭白見春堪自媿不如春在客前歸以上三台文獻

雜紀

風雅遺聞謝太守省歸官詩鄉里傳誦多祗後二句從湖廣通志錄得全首詩云竹馬重迎太守還年豐事簡吏民安寇君暫借終難久先有歸心在故山解綬浮江出邵陵一麾天地鬢星星小舟蕩漾空無物載得民情過洞庭按逸老堂淨稾卷四上首爲返郡書感下首爲發郡舟中偶成

謝寶慶與李西涯初不相識西涯會試北上寶慶途中

一見遂成知己西涯與寶慶姪方石同年以尊行禮之寶慶致仕歸築逸老堂西涯爲學士歲寄詩存問寶慶亦以詩寄答郵筒數千里往來不絕特不及朝事懷麓堂稾有憶台州三老詩三老者一寶慶太守一黃定軒侍郎孔昭一方石祭酒鐸也

提學王一齋先生純

明史汪奎傳是時崔陞以請召王恕忤旨而工部主事王純亦以諫罷王恕被杖謫官純仙居人成化十七年進士貶思南推官弘治中屢遷湖廣提學僉事（奎字文燦婺源人仕至巡撫陞字廷進彰德人四川參政）

舟瑤按明史王恕傳工部主事仙居王純比恕汲黯

至子杖謫思南推官又文苑儲巏傳孝宗嗣位疏薦
前直諫貶謫者主事張吉王純中書舍人丁璣進士
李文祥等皆錄用又李文祥傳孝宗嗣位上封事中
玄國無其人誰與共理致仕尚書王恕王竑孤忠自
許齒力未衰南京主事林俊思南通判王純剛方植
躬才品兼茂陛下起列朝端資其議論必有裨益可

案明時按此皆與純事有涉宜采錄

台州府志王純字宏文號一齋成化十七年進士初授
工部主事會王少保恕致仕純言恕社稷臣天下倚重
無容輕棄上怒命下詔獄謫思南推官宏治元年吏部
主事儲巏言王純既以直言殉國必不變節辱身今乘

諸嶺南情實可憫乞取而置之風紀論思之地言論風采巡有可觀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報可當事忌其戇乃外擢湖廣提學僉事純校士先行誼抑浮競士類翕然向風未竟厥用而卒衆咸惜之巏字靜夫泰州人號柴墟諡文懿仕至南京吏部侍郎見明史文苑傳

安洲詩錄并齋言足徵跋雙目炯炯讀書過目成誦卒祀鄉賢三台詩錄云所著有并齋集

遺文

乞留大臣疏台州府志

臣聞惟大臣斯能以道事君惟聖君斯能以禮待臣待臣以禮則忠言效用而邦家以寧事君有道則進退有

擢而勳業以著聖君必待大臣以成治功大臣必得聖
君以行己志二者相須雖切而相遇實難也竊見少保
王恕秉心忠直操行完潔究明體適用之學負經邦濟
世之才敭歷中外茂著聲績職居司馬任專機務靜以
鎮躁公以絕私百凡措置舉愜人心屢上封章直陳時
事遭逢聖明曲賜優納臣謂三代而下圖治納諫之君
以唐太宗為首稱當敢諫之臣如魏徵者信任專深日
侍帷幄上下契合魚水情同徵猶數以直言忤意太宗
不勝憤怒而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向非長孫皇后以君
明臣直為賀徵幾不免自古忠諫之難一至于此想則
列職六卿比之魏徵實為疏遠數犯逆鱗而不顧者是

豈輕視身命而然哉仰知陛下能察其情能容其直故也中間如論創大鎭國永昌寺及林俊張黻謫官一事陛下果因其言罷蓋寺之役復俊黻之官以此而觀陛下之聽諫殆與大禹同符唐太宗將拜下風恕之敢言者豈非陛下有以啟之哉近吏部缺羣臣僉舉恕與耿裕是二人者人望所歸天下公論今用耿裕而不用恕蓋以裕練習選法擢用爲宜南京重地非恕不可命下之日聖意所在不言而喻中外交慶以爲一舉而兩得矣數年以來恕以年老屢乞致仕卽蒙慰留若恕之事陛下可謂以道而得進退之宜陛下之待恕可謂以禮而獲忠賢之用明良相遇近古未有今者傳聞革去王

怨太子少保者以尚書致仕羣情驚駭莫測其由近日不許𢮦出旨意臣固不能深知其惡也夫陛下于怨禮任素隆豈忍遽棄邪昔莊助論汲黯于漢武帝有自古有社稷之臣如黯蓋近之矣然武帝之論汲黯以其持正敢言氣節之不易及也當今持正敢言氣節不易及者無踰于怨陛下固已知之深矣一旦令其致仕者必怨有以致之不然則憫其衰老耳夫太公興周充國佐漢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甚言老成之不可棄也怨既老成練達國體陛下尊而禮之則民有父母國有蓍龜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岳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物者不可數計而何

必使之奔走任事而後可哉昔陽城爲諫官七年不言韓愈論之竟不爲動陸贄之貶批鱗極諫誠以贄係天下之望非他事可比而不得不言也況如恕之賢存朝未有或先之者其去就實係天下重輕豈容輕視而不言哉往者林俊之去張黻言之張黻之去恕復言之陛下漸霽雷霆之怒竟采芻蕘之言是恕素爲陛下禮用信任者矣今豈異於往日哉伏乞特賜寬假始終以禮復其爵秩置之近侍以竟其用所以慰萬姓之望在此所以隆聖德之頌在此所以奠社稷之安亦在此矣

遺詩 見三台詩錄安洲詩錄

夜泊淅江

舟人語喧舟漸泊蘆荻洲前風蕭索隱隱疏鐘天竺聞

渺渺孤帆海門落澄江秋月野客心坐踞胡牀聊一吟

何時短棹復南返不負五湖煙水深

遊黃鶴樓

苺苔徑路雨餘天勝地登臨興浩然太白風高如有待

崔郎句好倩誰傳狂來對酒翻忘客老去逢人怕問年

渺渺江流芳樹遠望中一鳥破蒼煙

送林給事霄出使越南

太平天子坐垂衣萬國梯航入貢時金冊命尊誰是託

黃門官好衆稱宜蘇卿節未辭丹闕李郃星先動遠夷

想亦路經東廣遠采芝先謁隱芝祠

台學統卷七

台學統卷八

黃巖王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氣節之學八 清節五

布政龐元化先生泮

明史列傳龐泮字元化天台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工科給事中弘治中中旨取善擊銅鼓者泮疏諫屢遷刑科都給事中副使楊茂元被逮泮率同列救之茂元得薄譴九年四月帝以岷王劾武岡知州劉遜命逮之泮率同官呂獻等言錦衣天子親軍非不軌及妖言重情不可輕遣遜所坐微而王奏牽左證百人勢難盡逮宜

敕撫按官體勘疏入忤旨下泮等四十二人及御史劉紳等二十人詔獄六科署空吏部尚書屠滽請令中書代收部院封事御史張淯奉使還恥獨不與抗疏論之考功郎中儲巏亦謂滽等復率九卿救之帝乃釋泮等皆停俸三月中官何鼎以直言下獄楊鵬戴禮夤緣入司禮監泮等言鼎狂直宜容鵬等得罪先朝俾參機密害非小會御史黃山張泰等亦以爲言帝怒詰外廷何由知內廷事令對狀停泮等俸半歲威寧伯王越謀起用中官蔣琮李廣有罪外戚周彧張鶴齡縱家奴殺人泮皆極論直聲甚著十一年擢福建右參政中官奪宋儒黃榦宅爲僧菴泮改爲書院以祀榦遷河南右布政

使中旨取洛陽牡丹疏請罷之轉廣西左布政使致仕

雜紀

送大參龐公赴閩藩詩序 永嘉王瓚

祖宗張設百官以輔理國家而司諫之職號稱清要居其職者悉精選以充凡封駁獻納糾繩必協于輿議之公自公卿以至百職事與夫中貴外戚有所畏忌而不敢爲乖僻悖違之事銷患于將萌斫蠹于未生宗社生靈蕊陰受其功而時亦莫或察焉察者其已言者也其不察者則其未言者也余初官京師而親得于覩覿諸都諫天台龐先生秉忠履直抗激敢言探極物情痛砭時弊衆以爲危而終不攝時以爲煩而必繼上侃侃然

爲諫垣倡聖天子嗣統以來思有以神明其耳目以恢
宏治化倚任聽納久矣久則例有陞擢以旌其勞吏部
兩擬丞大理不果改擬參政閩藩初亦不果又再擬而
後從之議者遂謂先生多所論奏必中貴外戚有不悅
者默有以尼之嗚呼此豈誠然乎哉聖天子攬握乾綱
政由宸斷誰得與聞哉非唯不得與而亦不敢與也意
者參佐一省官雖陞矣而所利者一省也都諫垣則其
秩雖卑而拾遺補闕翊正抑邪其所係者天下國家之
大體統也官秩有崇卑之殊而于輔理有廣狹緩急之
異淵衷所以展轉而不遽決者其殆權衡以酌其宜邪
不然則先生侍從左右以受上知者不爲不深忠讜日

閩以結主信者不爲不篤何以再擬三擬而不報可也
哉宵旰圖理之誠必有攸存始也審其機終焉要其至
都諫之缺員繼之者或可復得其人陞賞之不果則忠
賢莫知所勵後之處諫垣者將自疑貳此吏部最後之
擬所以終報可歟吾以是竊見聖天子深爲天下國家
計也閩爲東南鉅藩而先生以宿德偉操往涖之雖其
未至數郡士民已想望風釆其旬宣屏翰之惟時撫綏
鎮輯之益厲宗社生靈又陽受其功矣其功益峻則其
秩益崇他日列班上卿承顏黼扆以參斷國論以慰今
日德音勉留之初意蓋有待也赴閩戒期六科司諫僉
聯署協恭之久且厚而惜其爲是遠別也咸倡和賦詩

以送之鏘金戛玉動成卷帙予其鄉郡受知士也因推其意以序之宏治十一年歲在戊午夏六月朔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承事郎同修會典官鄉生王瓚序

贈龐公陞河南右布政使序 晉江蔡清

吾福建右參政龐公原化比奉簡命陞河南右布政使將行客有接公於三山而過泉者以語清云龐公自得報澹然無喜色而自鎮撫三司以下無不惜公之去而之他者清公同年友頗相知也因復於客曰吾固知公之未暇以此一擢為喜也公向在諫垣屢言人所不敢言其視得失何如也既參大藩位亦高矣而其心恆凜凜然汲汲然若自見其不足者今位益高則其心之益

小也固宜且公嘗言卓茂魯恭僅以一邑之令長而樹百世之功名在當時若張禹孔光輩其名位非不高絕百寮也而今也物論以爲何如其視二子何如味斯言也則公豈暇以此一擢爲得意也哉蓋其內固有重於此者而正不必形諸頰舌間也若夫諸公之惜其去而之他斯又以見公之在吾福建其所以宜于上下者可徵已然而有不必泥者蓋公之不能久于河南殆猶今之于福建也行且見公正色朝端以主張善類而溥其澤于元元則四方人士皆將如家至而日見之矣此其爲情願不尤丞乎哉清方以是復于客適公書來告別爰次其言以爲公行贈蓋前之說所以申公遠大之志

而後之說亦以自慰其別離之私也宏治壬戌歲夏六月二十日南京吏部文選司署郎中事員外郎泉郡蔡清書

右晉江蔡文莊公贈吾鄉先正龐石壁公序一篇時在宏治壬戌龐以福建參政陞河南右布政使蔡則既改南京文選因心動即乞歸養後遂終喪不出久矣諫臣中正直敢言如龐儒臣中經術醕正如蔡竝稱一代偉人明史各有本傳蔡所著周易四書蒙引發明洛閩之學海內家有其書每惜虛齋古文辭傳誦者寡今覩此序非深有得于昌黎者乎序係手書精魯公法而當時不以書名猶夫精文不以文名也

石壁公族孫著叔從予遊好古力學手臨此卷屬題

吁觀序可以得石壁公之爲人并可以得虛齋之所

學時乾隆丙戌孟夏也息園齊召南按丙戌乾隆三十一年息園先生年六十四矣

贈行詩其廿二首今錄二首

三疊陽關此送行斯文鄉曲兩關情諫垣論列餘風紀

方岳參知屬老成萬里江湖懸白日九重宵旰爲蒼生

他年洗耳聞南道應擬仁風起頌聲　餘姚謝遷

青瑣聯班共此襟忠貞兩字是官箴皁囊剩有回天力

紫極常懸捧日心薇省此行應布德廟堂他日定爲霖

春明回首雲山隔莫惜尊前酒滿斟　吳江曾昂

遺書

書經大義　佚

名臣論略　佚

諫垣稿　見千頃堂書目今存一卷

薇垣稿　見同上蓋爲參議布政時作今佚

歸田稿　見同上今佚

龐石壁先生諫垣稿序　天台夏鍭

文章經世之具六籍尙矣後之作者其文論傳序記碑銘等方其出新意吐生氣揚勵鼓舞消息進退以致其文傳代名家宜無不可而未可以言經世必有裨於政理有關於教化然後經世可幾而文章之能事亦舉矣

若其用專憂國而尤不可緩者對君之言夫君之明暗國之治亂民之紓困言不言直不直聽不聽是其由也至論其勢之便出口入耳而效生俄頃而回君心旬日而徧天下非若論傳等文姑載諸空言待其人遇其事而後得之勢不便也余姻長石壁麗先生宏治初補官諫苑筆無乾豪楮不留素事來不畏勇於擊强亦幸孝宗皇帝清心望治君臣上下可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直直無不聽用卽有不聽用宜亦少於所聽用效在當時自可想見夫上德寬仁言者無罪人情趨易凡在同官統宜信眉展意論說得失無他有名何患不爲旣而一時敢言之臣藉在人口曰石壁石壁未聞某甲某乙切

諫某事其故何也言與不言有志無志實爲之固非有神鬼恐喝要遮於其間也然則石壁在當時縱使不遇孝宗直言猶是也但不能保其必聽耳非但不能保其必聽且亦不能保其必從寬貰而憺然於無事之鄉也石壁嗣子櫟克肖而有文出其尊公前在諫司時本稿若干首命梓以傳則十之三四其友陳木敏之謂予當有一言引諸首公諱泮字原化石壁其別號也由都給事中再轉以廣西左布政使致仕年六十七以卒嘉靖二年癸未夏四月賜進士第南京大理寺左評事在告邑人夏鍭書 按石壁生於景泰元年庚午卒於正德十一年丙子至嘉靖癸未已閱八年矣

重刻石壁諫垣稾序 天台齊召南 寶綸堂文鈔五

明孝宗時台郡名臣磊落輩出而吾邑石壁龎公以剛介敢言久居諫職遇事言無不盡爭是非不顧利害忠讜爲時首推後歷官廣西布政使用病告歸當時士大夫不問相識與否言及公必曰古之遺直儻大用魏鄭公復見矣公初爲諸生力學不怠毅然以經濟氣節自負戚友中惟許事夏公赤城先祖司訓立齋（按名思恒子成化丁酉與龎公同舉於鄉官無爲州訓導端方簡重爲諸士式）兩人相許可嘗手撰書經大義及名臣論略其卒也赤城誌墓謂公奏章甚多擇其獨伸己見冒死批鱗如抉善類沮幸進斥異教弭災傷罷玩好檢束戚里罪劾中官言人所不敢言共十六篇幸遇孝宗仁明奏多報可即有未合亦不過詔獄一

旨尋輒開釋嗚呼有明一代守文令主孜孜圖治君臣相得羣賢盈廷公論不苟唯有孝宗足方漢唐宋極盛之日書曰后從諫則聖上有好直言之主國家始收言之益否則諫愈直則怒愈深得禍愈酷臣雖獲忠爍之名而百官閉口結舌國事遂不可問矣赤城謂公幸而遇之其郎李空同詩所謂中夜悲歌泣孝宗乎哉公生平文稿有三曰諫垣曰薇垣曰歸田有邵尚書二泉程學士篁墩序今俱散佚并篇目多寡亦無可稽唯疏十六篇首尾完具則赤城錄以付梓人者板雖全燬於兵火賴公家譜中會載之前有赤城序後有潘梅巒跋又有金谿吳公名世忠虛齋蔡公送行二序今公族孫漢章

志在表揚取明史正傳冠其首重刻之乞余爲序誼不可辭嗚呼忠讜如公眞古之遺直歟語曰觀鳳一毛即知五色皆備然則觀十六篇可以知公全稿文可悟孝宗能受直言公於其時即朝陽之一鳳也

遺文諫垣稿二卷疏十七首今錄四首　蘐垣稿歸田稿尙書大義名臣論略寵嘉錄皆不傳

節用愛民疏宏治四年

臣聞治世莫若愛民愛民必先節用蓋用不節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欲求善治不可得也聖賢明訓陛下所熟聞而躬行心得者久矣奚俟臣言哉但臣待罪言路經年無補偶有所見豈敢緘默近該內官監太監李興等奏備宏治五年元宵燈火料物已蒙德音俞允下

之工部施行臣嘗觀其奏詞亦欲減去十分之三葢非不知無益而妄費也但謂朝廷故事特照常例以奉行爾恭惟皇上去年因災異修省凡元宵放燈端陽射柳之類悉置不舉非惟節財省費於國家有益而凝神息氣所以頤養聖躬者亦不少也上格天意下慰人心豈不眞爲一代盛事歟臣又伏覩聖祖神宗條章詔誥凡所以愛養民命撙節民財者則拳拳不忘至若無益等事實所未著或者後世承平日久偶一時舉行遂以爲故事此雖不遵可也陛下今年裁之明年革之傳之後世亦將以爲故事而永不淫于樂矣與其以侈費爲故事孰若以節儉與其以遊樂爲故事孰若以憂勤之爲

愈哉所費錢糧雖曰逮減亦不下鉅萬數一絲一忽誰非民膏民脂甚不可以不惜也臣又竊念東南民力亦已困竭甚矣又兼之國家費用浩繁錙銖必取動輒差內官催迫星火奔馳或織造緞匹或印烙木植前者未來後者繼至道路喧傳地方愁駭或苦於供億之煩或困於需索之急紛擾百端艱難萬狀陛下深居九重特未之見爾若使見而知之審而思之必不能不為之屢憂也況今年各處災傷比之上年尤甚地震南京累日不已星隕夏定紅光燭天浙江所屬府縣并直隸蘇松等處旱潦為災生民饑困本等租賦尚未能充奈何又于分外而加擾當亡憂勤修省之日未可以為安樂而

忍之也唐太宗有言朕爲小民之主必欲輕徭薄賦使之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弦樂亦在其中矣此其父母斯民之心何如哉伏願皇上憫生民之彫瘵節財用之橫流今後凡元宵燈火無益等事一切置而不舉欲舉者亦當痛自刻損毋徒濫爲虛糜差官印烙木植等項一切禁而不行已行者亦當急爲追還勿令重致騷擾如浙江等處被災地方乞敕該部查理仰所在官司急爲措置振恤仍免其田租寬其力役如拯溺救焚庶克有濟設使緩不及事小民飢寒迫身深山僻壤之中又不知其何所爲也可不慮哉臣狂瞽妄言不勝戰慄恐懼之至伏惟皇上曲賜優容少加采納則非惟臣一身

之幸天下生民之幸也

禁止邪術疏 宏治八年三月

臣猥以菲才叨居言路于今七年略無寸禆循貧持祿雖私心保全之臣緘默取容豈朝廷委任之意是以晝度夜思捫心自愧輒陳一得之見莫避兩觀之誅言雖風聞心實天鑒頃者外人喧傳士夫側議皆謂禁城之中有為燒煉之說者謂點藥可化金銀謂鍊丹可致神仙陰附險邪明肆欺罔萬一得中其計則將無所不為矣臣竊惟陛下聖由天縱德本生知臨御以來痛懲往事凡左道亂政之輩俱顯加竄殛之刑是以朝廷清明氣象正大眞所謂功光遠祖福及無疆矣豈肯為此誰

所惑而改易初心也哉必萬無此理乃外人傳聞之誤耳雖然人臣愛君必先事而諫若事已成言之無及臣請得爲陛下詳切論之論語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通議曰金不可化世不可度若其可化可度則凡有力有智者當先得之而死生富貴由乎人而不由乎天與命也蓋物之變化固自有極彼何人斯獨能爲哉謂化金銀可資國用陛下富有四海又能節用愛人不殖貨利使上下一心確守此道自可充國用於無窮矣何必徇所謂虛誕者哉或謂鍊丹藥可資聖壽陛下德爲聖人又且清心寡慾不邇聲色使始終一致常存此心則自可延聖壽于無疆矣何必溺所謂妖妄者哉又况此輩

若果能點藥化金何不閉戸高居坐致其富而乃蠅營狗苟託附于權門邪此其不能點化可知也果能鍊丹得仙何不脫屣飛騰自神其術而乃昏暮乞哀僥倖于捷徑邪此其無致仙之術可知也此理甚明人所易曉孰謂陛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功無所不至舉凡天下之事莫逃聖鑒之明必不爲此輩所惑也且自古人君之聖莫聖于堯舜禹湯文武人臣之賢莫賢于稷契伊傅周召君未聞以此而徇乎臣臣未嘗以此而媚乎君君臣誠意交孚卒成正大光明之業繼此以後學術不明人心不古閒有爲此說者亦不過庸陋下愚之見終未免無及之悔也秦皇爲徐市所欺乃求三山蓬萊

至遺童男女入海而不返沙邱之禍曾何助焉漢武爲李少君所惑乃信鍊丹合藥卒至文成五利俱被誅逐晚年之悔亦何及哉唐憲以柳泌爲刺史希成靈藥蹠成莫大之災宋徽以靈素爲寶籙可致長生卒基難言之慘此皆往事昭昭可見者也曾何有一人眞能化金眞能成仙者邪雖然此輩小人不過貪利之求古有名爲文人而亦爲此以取媚于上者劉向以淮南王安之術取悅漢成帝得典上方事蔡京以此取結于方士徐知常再致相位今之所謂文人者其亦有向京之徒歟蓋其蹤跡詭祕不可得而顯論也

申明公議以祈聖斷疏 宏治九年四月

臣等竊惟人君操天下之大柄行天下之大事莫要於公莫貴於斷不公則偏聽生姦無以服天下之心不斷則蓄疑敗謀無以成天下之務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故虞舜大聖人也必舍己從人去邪勿疑然後能致四方風動之休周成亦哲王也必以公滅私惟克果斷然後能致萬國咸寧之效自古聖帝明王所以用人圖治何者不公何者不斷而克有濟乎近因傳奉行取致仕左都御史王越人心驚駭物議喧騰已該臣等六科十三道交章論列乞行收回成命等因吏部具由覆奏欽奉聖旨這事恁還會多官從公議了來說欽此竊可見陛下公天下之盛心而不偏聽以蓄疑也隨該吏部會集

多官隨公議處皆謂王越不當取用都御史合行月推此又羣臣博采一時之公議而非阿順以爲容也凡朝廷舉動如此則增光聖德多矣但已經會奏又將及旬聖斷未臨人心益懼第恐王越鑽刺多途請託充路稍見遲回遂投閒隙或不得于此又顧而之他脫遂姦謀遂傷國體天下後世公論將謂何如哉然陛下所與共理天下者不過在朝諸大臣而已諸大臣會議如此而又遲疑不決則將何所憑乎豈陛下真知王越之才可用斷自聖心而必欲用之乎臣等竊以爲未然也必有左右之人妄致推薦之語陛下偶爾不察而誤聽之耳且王越之才正所謂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者也曩

嘗委任於强盛之年尚爾僨事召釁深負先帝之恩重貽國家之患今乃假傳奉之名而起于衰老之日則進不以禮仕不由道尙何望其有所顧藉有所振作以裨聖明之治哉臣等僉謂王越之斷不可用者大要有三傷先帝之明不可一也損朝廷之體不可二也開倖進之門不可三也用一王越犯三不可陛下亦何取于斯人而必用之哉伏望皇上獨斷乾綱俯從衆論追回行取王越之命别選總司風紀之人庶塞奔競之私門永保清明之治體天下萬世一何幸歟臣等不勝拳拳祈請之至

昭國法以保全外戚疏 宏治九年九月初六日

臣歷觀載籍參考前朝凡託屬掖廷連姻戚里者必忠謹自持盈溢時戒然後能保富貴於永久而垂令問於無窮或驕奢盈溢滿而不挹則不能保全始終自速禍譴卒之潰裂有不可勝言者矣然則居戚里而蒙上恩者其可不兢兢以自保乎人主欲保全外戚又可不拳拳以戒敕之乎竊照長寧伯周彧壽寧侯張鶴齡俱託朝廷至親叨蒙侯伯上爵富貴已極榮寵莫加正當懲省忿慾謹守法度以上不負國家之厚意而下可垂子孫之緜福夫何貴不期驕富不期侈率從憑藉務檢修近者兩家家人因爭一鵪鶉互相厮打既縛人於私家復聚衆於通道擁列街巷勢若敵讐毀壞門窗行同

暴客地當輦轂之近名連椒房之親乃若所爲如此則其他閭閻小民商販遠商又孰敢當其勢乎即此一事可知其餘幸而皇太后聞知遣使切責陛下篤念親親姑從輕貸以致兩吻不興羣議稍息設若明正王法豈不重傷國恩甚或兩宮慈孝恐亦未免爲之動念也迹其所由皆緣下人有一等光棍無藉之徒交相援引結成羣黨依投勢要假竊威名非親者是親亡命者保命故雖戚屬之間亦被煽成嫌隙如此他如侵奪他人田地攬納各項錢糧把持行市而阻塞客商或佔據關津而尅剝財貨凡利之所在無不侵漁且如正陽門外賣茶賣米等項皆係貧寒小民借倩些少本錢餬口度日

而已此輩則多設板櫈蘆席分散各人每月要錢若干方許買賣否則趕逐毆打無容身之地矣又如崇文門外車輛往來已有官稅此輩則多方攔截不論官民每車要錢若干方許過往否則强奪阻遏無經行之路矣似此所爲不可枚舉姑疏一二以見大略盜財者民之心奪民之財則傷民之心是以謗議喧騰怨聲載道然此等假名託像生事害人如此小民莫敢如何官司又不舉奏非惟天門九重無由得聞而皇親深居堂奧又豈能盡知其所爲若是之慘哉徒使利歸此輩怨歸皇親玷戚里之清名傷盛世之善政遠近傳聞實非美事若不早爲懲治痛加禁約遏其緜緜塞其涓涓竊恐日

積月久浸成巨慝天怒人怨作爲厲階雖陛下篤念夫
至親而王法亦難以屢赦豈可不審其幾而預爲之處
哉伏望皇上懲創往事作戒將來特降綸音戒諭二戚
俯念富貴有極人當知足不可狎恩恃愛輕犯憲章其
家人僮僕原在門下者俱令籍報在官以防外人虛假
仍要嚴加鈐束不許妄意求爲凡市井無賴及遠方亡
命之徒投充皇親家人名色者乞敕錦衣衛緝拏轉送
法司究問明白軍勒軍伍民還當差務要遞行斥逐不
許私自容留再敕都察院備出榜文於坊廂市鎮關津
道路等處常用張掛曉諭如遇前項無籍小人仍然假
名色以害人者就許被害之人并地方火甲在內拏赴

錦衣衛在外拏赴所在官司鞫訊得實照依喇虎事例問擬枷號充軍如此則法度昭彰人心知懼我國家固萬年不拔之基而外戚亦享與國無疆之福矣豈不美哉臣本以菲才叨居言路屢因論事不識大體荷蒙聖恩曲賜寬恤私相感激圖報未能竊惟陛下所以宥臣等之罪而不即加誅者蓋以後日有事將誘之使復可言也今茲事體所係匪輕故敢不避煩瀆而復懇懇如此惟陛下矜閔而嘉納之非惟臣之幸抑亦諸戚屬之幸也

遺詩附諫垣稿凡廿二首今錄一首

送弟原潤還家長歌 依三台詩錄改節

吾宗出自周文王畢公之後封鹿鄉得姓於今幾千載
支分派別最久長中間賢智愚不肖豈能一一無紛更
春秋之世守不失戰國大將相縱横漢廷名臣樹佳政
德公高隱居襄陽鳳雛亞等臥龍者南州冠冕皆琳瑯
牂牁涪陵鉅鹿三太守曰渙曰肱曰仲剛由晉入隋更
華顯越東總管來初唐涇陽一派到浙水廟祀千里專
城隍堅公忠義貫金石宋相德業尤輝煌太中祥符有
台尉施仁積德當餘慶爲愛勝地佳山水爰卜爰居寄
此石湖之西岡五百年來世益衍幸能不斷詩書香或
於中祕校文字或以萬戶宰鄉邦或爲節制威臨蜀或
丞臨川居西江四一一支最豪俠明一一支多善良劉

去殘蠹附枝葉入子時稱麟鳳皇石湖居士獨好學隱居樂義不與時低昂昔曾陰德活人命國初兩被徵薦章託疾不起守世德乃以有遺名萁堂手植萬松遶居屋花墅山下萬松莊莊前莊後盡虬翠十里十色千尺强餘功發我稼軒祖善積能散隨行藏歲丁壬午邑大歉出粟千斛禪兵荒我伯我父守庭訓共門和氣生福祥庭前芳樾悴復秀堂上椿萱耆而康伯仲壎篪迭應和季也褎贈黃門郎同堂二十三兄弟原宗老儒典教江右之新昌惟我與弟年最少弟更讀書能安詳相離每動相思切幸得看兄來大梁大梁新麥酒正熟十舉無慮數十觴我兒鶴齡適去贅山右根兒執壺樵也將

外姪夏鎮性獨穎能與槃子同趨蹌正好綢繆解愁緒
又聞話別添悽涼歸爲上覆諸兄弟諸子諸孫成百行
合從期功皆卓立衣食頗頗安耕桑歲時慶賀走各宅
矗矗舊居連新房更喜科名世不乏癸卯辛酉連翩翔
只今秀才七八輩豈無一二能傳芳自是先世厚積累
致此榮盛非尋常大家勉力做好事務使鄉里咸稱揚
祠堂早晚加修葺先世手澤慎勿傷遺訓惇典空佩刻
租稅及早輸官倉更請明師訓童稚莫教困落隨牛羊
我今年已五十四齒牙脫落鬢髮蒼況兼無才身又病
竊茲厚祿徒惶惶才雖不遂心自誓清慎一節安敢忘
若得天佑我門戶稼軒祖墓終焚黃更當乞身歸來山

光水色與我兄弟一笑一詠終餘生以徜徉

宏治癸亥夏五月二十五日書於河南布政司資政堂

三台詩錄云通篇分五段前段序家世次段述祖德三段志兄弟離合之情四段勉諸兄弟五段自序縱筆揮霍幾及千言滔滔汨汨如江潮亂湧雖間有沙石望去不見其氣盛也

雜紀 補

金谿吳世忠送福建大參龐公詩序云宏治七年七月陞刑科都給事中刑科日下疏狀視諸科特繁公參駁情法皆愜刑以平允宏治丙辰爲會試考官盡心所事多得人作詩文侃侃不爲輭媚語與人談尤以扶善類

恤小民爲急故一時公論靡不歸之

許事夏德樹先生鍭

明史夏壎傳鍭舉進士宏治四年謁選入都上書請復李文祥鄒智等官罷大學士劉吉忤旨下獄得釋久之除南京大理評事疏論賦斂徭役馬政鹽課利弊及宗藩戚里侵漁狀不報鍭素無宦情居官僅歲餘念母老乞侍養遂歸家居三十餘年竟不復出

台州府志夏鍭字德樹幼篤學博極墳典成化丁未進士不樂仕進乞放歸宏治辛亥始赴闕姦人李孜省等亂政鍭上疏乞就近府教吏部尚書王恕惜其才不與先是庶吉士鄒智應星變詔上疏進士李文祥上新政

疏御史湯鼐劾大學士萬安劉吉尹直給事中方向劾
太監蔣琮激昂標榜推李爲大將湯爲先鋒直聲振天
下文祥方從咸寧丞入兵部至是獄辭連及智等謫戍
殆盡于是鋑抗疏救之曰李文祥鄒智等皆以言得罪
夫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謫徙之苦則
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人主知此故轉而容
之則言者無禍亦無名罪愈輕名愈鮮而福固歸于人
主矣因并論大臣聯衡蔽塞言路吉等大怒矯詔下錦
衣衛獄鞫治無所得禁錮月餘釋之復謝病歸家居十
年皆以强起值火篩入寇京師戒嚴人人爭議靖邊鋑
獨以邊患雖可憂而土崩瓦解蕭牆之禍尤有甚者疏

陳自台及杭由江渡淮以至楮下數千里間百姓之流
離賦役之繁苦勢豪之横害與夫官司之不恤民瘼歷
敘其饑饉死亡之狀以達聖聽且欲以宋太宗燈燕繁
華之失爲戒以眞仁宮掖儉約之德爲師乞移見在之
冗費以助軍需勿取已困之民財而充妄用語極懇切
章入不省除南京大理寺評事守備内監違例受詞復
奏奪其權尋以母老乞終養不起嘉靖初詔起用竟以
老辭年八十有三卒父壎巡撫四川時鍭方弱冠即爲
詩以盈滿諷之壎欣然解組歸五年歿矣鍭雅不欲乞
恩典訃聞命下而喪事已畢官給白金七百僅取以供
祭祀餘悉散之貧族囊無留貲及鍭之喪入闕歲而不

克葬侍郎新昌吳公乃爲舉其殯云見分省人物考
兩浙名賢錄夏鍭字德樹天台人父壎景泰辛未進士
累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鍭生於京邸幼篤志於學自
專經外於書無不讀好爲古文辭上追秦漢由是著聲
多士中都憲之將歸也鍭方弱冠卽推易象消息爲詩
駝獻以滿盈爲戒都憲欣然遂成其志父子相期不於
富貴而於道德類如此都憲歸五年卒鍭不欲乞恩求
葬祭鄉人官都下者代爲請命而喪事已畢例得官給
白金七百兩供祭典餘悉散之貧族成化丙午舉浙江
鄉薦明年成進士乞近郡教授以便養母冢宰惜不與
遂落落不與衆伍會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御史湯

鼎姜綰給事中方向等以論列大臣言直得罪皆左降外任鏜抗章論救并劾大臣詔逮錦衣衛獄推治無所得居月餘釋送銓曹謝病歸宏治十四年復起赴選時虜寇邊孔棘九重宵旰鏜在路自台歷杭由三吳渡江及淮經齊魯至輦下數千里聞見百姓流離科差繁重有司莫以告以爲茲惟邦本虜患抑在其次乃備述其狀以疏進冀上罷不急下寬條燮元氣以爲宗社無疆之休衷情懇惻雖至觸冒無顧慮疏入不報久之當受職當局者忌其剛鯁不欲置近要遂除南京大理寺評事以疏處之鏜亦黽勉就職無悔心居歲餘守備內臣違例準受民詞即論奏落其權軍民稱快以母老乞終

養歸早暮庭幃承顏順志毋以壽終居喪稱孝世宗登
極振作宇宙大起天下隱約而用之鋐獨以老辭卒年
八十有三鋐爲人忠信樂易有文而寡欲其於事見義
必爲務盡其力自非力竭不止官不過七品居官不過
一考僅守遺田無尺寸增産卒至停棺八年貧不能葬
呂侍郎沃州爲舉其喪事而俾楊循吉傳其生平以勵
風俗云

遺書

赤城先生集序

太平趙大佑撰　三台文獻

赤城先生嘗自裒所著書以十千類爲卷目藏于家其
始得嘉禾沈氏槧梓之曰甲乙選稿既而王君廷幹讁

貳吾合即甲乙稍廣之爲七卷鋟諸郡齋甲乙先生手定節取貴精郡本雜眞贋雌黃者或似是之大佑昔從先生仲子河得其全草錄置家筍屬海寇至燬焉頃承留臺之乏過天合復得前鈔合甲乙與郡本參列質校一是皆以先生手澤爲的侍御會稽俞君汝虞好古而信先生遂圖所爲廣其傳者夫華國之具六籍尚矣嗣是作者若林孰不自以爭雄方駕顧其品藻咊旨遡之曠世恆鮮以聲氣應求即孟堅之於子長猶隘心焉先生學古成名當憲孝二朝全盛時稍試輒退遺榮以勵俗乃其履素貞方確然不入緇磷者又足以濟美先公而成危行由之立言名世非具有華實者邪先生嘗言

李唐作家惟韓愈氏人文俱傳噫斯其自倫擬矣然退之起衰八代歷唐迄宋始遇六一爲之知已遂昌鳴至今先生歿未幾乃值吾侍御樂爲暢發潛耀俾繼今作者獲覩其全具其於品藻契許殆速且長覩昔所謂苕翡海鯨繫星五緯宜必有辨於此云集凡正辭二十又一卷加別錄三卷爲外集于以廣嘉禾與台之未備似是或寡而夏氏之故亦與有徵焉三台詩錄曰赤城生平詩文自疑退之文集先梓於嘉禾沈氏繼而王貳守廷榦又增刻之越方厓太司馬合二本參校以先生自定本爲的與會稽侍御俞汝虞重鋟板今所傳本是也

遺文

固民心以保內治疏 台州府志 稍節

臣伏聞陛下前日未明求衣日旰忘食非爲邊陲侵犯故邪以臣愚見國家尚有可憂者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陛下視今天下之民其生理何如也臣籍浙江台州本州之民逃亡者多於見在饑寒困苦者什八九臣之州如此鄰近州府大率皆如臣之州去是則爲杭臣之來實道過焉天下稱繁華莫過杭與蘇而不知杭民內實貧也多列新奇輕靡浮呰之物以夸人耳目取人銀錢以營一日之食非其內不足則不暇爲是是其爲繁華乃所以爲貧也臣又道於嘉湖蘇常天下稱殷富莫過焉而反致其弊一家而兼十家之產則一家富而十家貧一家而併百家之業則一家富而百家貧是以

四州之民貧者反多于他州而富者今亦不免于貧矣江南如此江北可知夫自淮揚以至畿甸臣所過州縣葢不止五十處所馬頭船埠人煙蕭瑟餘則彌望白草寂無雞犬之聲雖臨清徐濟二三馬頭號爲繁集又皆四方逐利商賈去來之人土著無幾及其內城治所不免冷寂易感而淮揚一帶五六百里近又益以大水稻麥浸爲湖波屋宅棄之魚鼈臣過宿人家居民婦女揭跣而居是何如徵應也問之舟人猶曰今年幸以豐熟不然更是惡狀然而牽夫水卒猶食糠粃衣單布抗寒風去轉死無幾其他遠近地方猶有甚于此者陛下皆未知也昔宋太宗嘗于燈夕張燕語呂蒙正曰凋喪之

餘致此繁盛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數里外饑寒死者甚衆大抵人主不能視近及遠多此類臣願陛下以爲前監陛下之民凋悴如此陛下亦知其故乎賦斂橫流徭役山壓加以彼乾此澇收田之入不足以緩公府之追求則有破家去產而已其他養馬地方困于責駒煎鹽地方困于賠課近王府則困于王府之侵奪近戚里則困于戚里之訟睢地當孔道供應私濫土產方物貢獻私濫如此等類臣不能盡數亦不能盡識然臣屑屑爲陛下言者豈願陛下不役一人不斂一錢臣雖至愚必不若是妄也特以天命一人以養萬民不專以自養也雖陛下之心萬

萬無是而事之迹則若專用自養也何者臣見陛下之吏自內至外自布政司以至一縣之官晨起坐衙傍列吏卒不曰某科未完則曰某差未解不曰某糧未還則曰某稅未徵未聞某州某縣某圖某里飢餓未賑災患未卹雖使舉州逃竄合圖飢死亦須完事取過目前臣嘗恠而思其所以豈陛下之吏無一人有仁心且不知重惜邦本哉急於此則不暇急於彼勢使之然也若是而曰陛下未嘗專用自養也人亦不信陛下縱不惡其實盍亦避其名乎臣按宋真仁之世用度先自宮掖奉給上至帝后一切裁損于內然後詔諸臣議減浮費於外或置局均節或差官詳定昔之人主雖在盛際尚不

忘撙節以舒民力况今西北多事正聚財賓邊之時止可就移見在之冗費添助軍需豈宜更取已困之民財增充妄用伏望陛下近求宋典先自宮掖凡燕飲之娛錫賚之寵齋醮之厚費傳奉之濫官器物觀示之虛美可減則減可去則去而又于工戶二部工科簡其才敏分置一局專領內外各項物料歲計之數通其有無覈其餘不足以盈縮減罷庶元元之膏血不復聚爲灰埃以資盜濫仍敕太僕邮馬戶轉運邮竈丁王府戚里貢獻祗應等通加禁理務在止暴虐去私冒行之以實不責虛名臣見天下之人皆曰吾君之養我也而陛下之心白於天下矣矧生理遂而民心固民心固而內變消

內變消而中國定雖有邊虞得一二將而善馭之可保無事惟不善馭之不得人乃爲可憂亦豈若民心轉移之可畏也臣爲陛下畫久長安治之策莫過于此惟陛下留意焉

裨益睿覽疏 台州府志　稍節

臣以病免于今二十有六年區區之心無日不在聖主左右但無由進納一言祗用爲愧近聞陛下學古師臣觀書乙夜臣不勝欣慰茲欲就事一二言儻有少裨于睿覽或可損愧于餘年如唐陸贄奏議宋諸臣狀箚非無可觀但代遠年徂傳聞寂寞孰若本代之人耳目尙熟意見自親讀其書便若同堂接膝而語也臣愚以謂方

孝孺遜志齋集不可不讀孝孺異稟卓識燭微見遠先事止其弊捄弊及其漸志在忠國心存拯民法古知本之論比漢唐爲純深于宋洛閩諸大儒斟酌益損有過之者猶醫家爲見證射家爲破的如深慮等文是也至于小文漫述亦無一字不關涉世事開發人心人以文爲文孝孺以道爲文以經世爲文以明體適用爲文大都以謂爲人臣者謀國憂于未事引君謀于無過與大政無益于民者退處高位不能進賢者遂爲人主者政先治心職在養民進賢必辨其妄當輔必懲其偏貴爵祿使可勸愼舉動使可訓保全貴臣不使驕盛滿保全勳戚不使傷恩濫愛中官必損媟近之權重邊將必杜

賄幸之門省遠民不以都城湊集自足聚親民不以百姓困悴自遑惜民財不以口體剝民膏血聚爲灰埃仍資盜濫收民心不以區宇貯民怨讟祟爲挺刃卒難留挽如此之類不得盡述于是見孝孺之文櫽括衆倣乖總禮刑深切縣密非唐宋諸臣專言時事者比也至于結底一著雖孝孺執見之陋國家未必無益臣嘗竊計周人享國之長夷齊二子與有力焉孝孺實本朝之伯夷也願陛下決用臣之愚不廢孝孺之言惓惓之心惟在于此

釋言罪以明納諫疏　三台文獻　稍節

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中書舍人吉人監察

御史湯鼐任儀姜綰劉遜繆樗給事中方向等皆以言事放棄于外至今未還臣前處遠不知朝廷之事以爲陛下嘗從言納諫能進退大臣乃大有爲之君文祥等又盡一時聰明有節氣亦不可棄之材何不相合如此也自今年來始知陛下之意以謂此輩徒欲逞己無益人國是以困苦而不佑棄置而不惜然臣正以是勸陛下也昔者趙簡子無過而納諫曰吾將以來諫者唐太宗不罪德參更加優賜曰朕罪此人誰復敢言者皆見于載籍至今稱之使文祥等其言有益于國而陛下容之猶未見陛下之大德其言無益于國而陛下能容益見陛下之難耳如文祥等臣亦不論但人臣因言得罪

又久在外恐非朝廷之宜盛德之事蓋人主之體每行一事要可以示天下爲先發人心之悅然後稱人主之舉動以廣教化而保鴻名也方今在廷諸臣侍陛下在上皆有以自樂獨文祥等十數小臣顛頓貶所漂泊海徼觸瘴毒親夷獠犯魑魅皆有憂虞而無懽悅此又仁主所宜動心也且言者無流竄之禍則不足彰其譽有竄徙之苦則愈足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雖今日之苦亦後時之利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知此而容之則言者無禍亦無名罪愈輕名愈鮮而名歸人主矣是以忠臣喜薄其名豈願己有令聞而遺主上以疵玷哉此光人主所當深察而致思者也然臣聞今日之事非陛

下之意皆大臣劉吉誤陛下也蓋朝有直臣既非小人之利尤于權臣不便彼見文祥等既彈萬安又論尹直懼其一旦及己也于是有助之攘袂操戈自逐如魏璋者出焉吉既不能引天下賢士共事其主乃反陰仇言者置之遠地以彰其主之不容而聽言路自爲阻塞以申其邪謀又重以累主上輿論所棄實不滅萬安尹直也伏乞陛下斷自宸衷特敕吏部追文祥等還其官罷劉吉還其家適今陽生陰退之月行此二事以應天道臣見人心大悅宗社獲福不足以言其應也

乞恩宥過終養疏　三台文獻　稍節

臣肅暗無識狂滯有名少讀經書志惟苦於無位既登

科第念始虞於進退臣原籍浙江台州府天台縣人先臣壎由進士歷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功成乞退蒙恩終家臣賓不幸獨子承緒有祖有母兩世三人二祖高年竝過九旬母氏單居六十有五成化丁未臣始與計吏偕來會試禮部蒙聖主增收過采擢臣進士待事吏部離親邇祿於是羈礙百出進退兩難矣臣當時便欲求歸待二祖之終還老母之養草疏略具有詔將行闕命裂草習事工曹期月乃去提身就道載熱還家而病作矣臣之得病內見傷殘而不知外逢嗜慾而無忌漸之既久防之太遲是以始則寒熱更進其名爲瘧久則血氣頓悴慮且成勞臣始知藏疾養患遠醫

去備之不可測也及病既去嚴祖大愚固命之慈母盧氏欣許之謂臣必輟幾日之養宜赴一朝之忠行道於外歸榮於家理難一見恩欲兩酬臣是以流涕出門割情得路止是爲親濡滯實非無故遷延去魯遲遲不聞祖在母存竊衞駕車豈但官虧祿損彌子用之以免罪聖人行之而垂法且人必畏疾病官必信文書今吏部雖或察臣之情尚有疑臣之跡若將置臣於罪必至枉臣之心伏望陛下念臣之父曾展忠勞閔臣之身未霑例蔭十世之宥用其一世特敕吏部饒臣送問放臣還養廣求忠之路寛行孝之罰如此則不止微臣一家死生老少戴日蒙土幽明共荷而已也臣眛死又言臣見

自古國家深畏大忌莫若人情壅隔聰聞不徹也臣則不才有司既以賢錄臣先帝及衆臣進士臣比衆人宜加數等而犬馬之情不使上通則自臣以下雖有枉冤急迫之情何由自達此臣所以不避斧鉞俟死以闡非徒自爲也

謹按夏赤城素負文名有集二十三卷亦云富矣今觀奏議諸篇繁冗支離詞不達意甚有如柳子厚所謂用助字不當律令者謹僭爲刪潤似較原本稍爲簡明其他雜文僅取數首以概其餘覽者幸毋病其略

撫松軒記三台文獻又有西軒記知樂齋記不錄

張文成佐漢爲韓功成乞退處不旋踵諸葛武侯奮起佐漢大功未就以死爲退陶靖節自以家世晉室宰輔有子房爲韓之心宋業漸隆賦歸去來有孔明不仕孫曹之節三子者志義才權俱百代人物陶翁但未用耳予嘗瘖瘵尙友情至而若私焉執鞭之役殆未足以喻吾款也今年予入城綗庵任先生方築室囗楹於正寢之北剌取陶翁之辭以爲牓目曰撫松以記事請噫綗庵亦慕陶翁之爲人因事以見意者邪夫陶翁之罷彭澤賦歸來夫人所知而其羨也既歸無事撫松盤桓亦固其所至若遇田夫野老草醐泥飲漫廢不束殆無雅人之度此則衆人之所未厭而予也亦嘗少槩於中於

乎其殆有由然也夫人負才傑遇時艱慼世揣已豈不
願贊大策立大功以展見於時既一不獲逞則韜機略
解方嚴舉胷中之磊砢盡于平易紆隨闒茸焉出之勢
也以陶翁之賢生晉宋之交豈不願入而謨帷出而踐
閫臯寄奴壽典午如子房孔明所樹立既而大事且去
無所更望不得不爲是慢廢不束也紆隨闒冗也不然
必發狂疾觀其述史詠荆軻諸詩拒道濟餽遺等事翁
之鬱鬱不逞奚翅可想絅庵起家文學博士雲間再轉
分教南雍所在養士外又有斷塞姦弊寬民等疏居南
雍三年外憂服除引疾臥家甚決視陶翁亦可無愧但
所遇之時不同耳絅庵生長清朝從容進退疏堂安樂

不願泥飲吟諷太平不願詠軻又以見陶翁生世之不幸豈惟陶翁子房孔明無不皆然雖曰功成名顯殆亦非其所願也綱庵曰然遂書以爲撫松軒記

送王龍淵報成序

皇朝法古爲治百司內外皆三考在官誅賞卒事在初供職之臣低首累氣救補漸除不暇厥後治煩其目教逸其本士以故不學無志憂貧患失爲善不誠重以法寬禁弛率用忘民以遲行事供職上功課最皆臣之欺君與君之受欺之地於乎世道何如也夫臣之事君也行其志也憂國奉公裕民永命志之大稽也必如司馬君實趙閱道其人行事其職無不可對人言者夜則焚

香告于天上不愧于天下不愧于人由是上功報成擇言實書出其肺肝臣之見君可無愧色課之上最進之官階錫之車服無不可也今之不欺者求一二於千百語尙患其指之未易屈也本府監郡王公殆其人乎公行身以清馭民以簡嘗覩篆吾邑旣至先理濫費民得解縛於衽席之上訟止而不深事省而不留予以古稀之年十一在外令之去來所見多矣閒有如陳如郁三數人頗順人意未見快心明目如今日者民旨公之政欲得予筆爲頌章會公有報成之行予不得辭因事直書亦不知其言之過與否幸其人誦之內各自省世道或有小補云

謹按天台縣志陳袞字廷章新城人宏治十五年至廉介有守撫字惟勤祀名宦陳世顯莆田舉人宏治十八年至存心寬厚律已清廉祀名宦青田郁浩字子淵永州進士正德九年至廉愼明決平徭役恤民困民畏愛之又台州府志王廷幹直隸涇縣進士嘉靖二十年為府同知龍淵倘即其人與

海山歡頌詩序三台文獻又有與戴師文書上于天官書張風傳祭庚十兄文居閑賦皆不錄

良子弟出而憂國長民必行其志不為利勸不為威止靜而篤焉動而不欺其效使民樂其業境內休謐天下恃以無事嘻此豈非賢父兄之所為教所望於其子弟而不可必得者與夫仕宦而及其親之存築養堂於廨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次迎而致之朝夕承歡如在家幾既不忘君又不遺親乃生世不可必得之至願幸而得之豈非人子所大快而百念俱廢者邪雖然使民心不悅於其上勢將胥怨以及其親吾見門屏以內烹金饌玉列竹屯絲疊綵幢篚之儀與軒蓋爭赴門屏以外則蹙額舉背羣指耦姍怨歎呻呼之聲與歌鼓接響養於治所而忘民以遑尤非所以厭賢父兄之望而有其教也我郡侯東橋顧先生用直道改官再起爲吾郡二年於此政以勇濟不忘志素尤重民財參覈節均去苛抉弊民間絲毫不入姦墨筐篋中民心欣附至謂侯之勤恤我者過我自爲期耋之年亦自謂眼中未見世常言文章政事鮮能兼兩

亦自侯見之所謂靜而篤焉動而不欺以道覚民者邪賢父兄之所爲教而望焉不可必得者邪今年月日愚遜公以迎致賓來七月十一日公七旬初度辰也以侯貴爲紗白髮坐閱觴酒詔服金緋蓋異數也於是闔郡鄉大夫暨士庶咸勠目竦意翕然頌聲流於六界際海窮山無遠弗至先期二守周侯親睹民樂重以同官之好謀於府推王侯購冊軸錄繪事用藉羣言名以其賓日海山歡頌既又以書幣抵鏃俾爲之序於乎人才難得鏃適念此黯然慨慕寥寥遠嘗得一人而醉心焉豈但同衆人恂恂徒樂其政德其上而已也因不辭爲之序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遺詩三台文獻選錄三十八首今錄四首以見一班

遊蔣山

冷冷玉澗泉鬱鬱鍾山石至今秣陵尉逐盜留遺跡畫闌秋雨深繡瓦春苔積升階眺靈光寒日掛松柏

燕京看月

五載重來客長安看月圓清光近北闕流彩過中天八表同時見一輪何處懸丹心空自許慘淡曉雲邊

黃巖路

兩舍鷄聲篁竹地數椽林影白雲村千山北望連華頂萬壑東行到海門渡口煙曛留短餧道旁冰雪竊微痕謝家酒賦經年斷去坐方巖子細論

望金山

十年聞此水今日見金山舟楫分明在風波欲渡難

參政秦雪庵先生文

兩浙名賢錄秦文字從簡臨海人宏治壬子以毛詩中浙江鄉試第一癸丑登進士第授南京行人司行人轉司副丁外艱歸服闋遷刑部郎時逆瑾亂政羅織京朝官刑曹易染尤甚文以身殉法不少貸讞獄精明老吏皆自以爲不及瑾竟不能害未幾遷貴州提學副使以母喪去服闋仍改陝西文之兩以憂歸也借宅以居蕭然無長物終喪三年哭虞祭奠悉中禮其兩持文衡也以身爲教親爲講解大要以抑奔競黜浮薄爲先兩地

比習爲之丕變在陝二年遷河南布政司左參政時河北爲患民生凋瘵而武宗日事巡遊征調無藝文慨然以不得行其志爲恨遂乞身歸時年五十有六耳杜門謝事教養子弟者十一年而後卒文歷官三十年一介不苟至晚年持之益堅蓋天性然也其自陝入覲時嬖倖錢寧孫安廖鵬輩各以其故來覗輒謝不見或以禍福惕之文毅然曰君子立身自有本末奈何與小人作緣聞者咋舌其堅正不撓類如此其學術以聖賢自任仙釋之說一毫不入於耳復不爲近世門戶同異之習四方士多就正之稱儒宗云

浙江通志秦文字從簡臨海人宏治癸丑進士授行人

正德中遷刑部郎中時逆瑾亂政羅織京朝官文以身殉法讞獄精明瑾竟不能害遷貴州提學副使改陝西兩督學政以抑奔競斥浮薄爲先士習爲之丕變遷河南布政司左參政抵任覩河洛居民凋敝而武宗巡遊調度日急遂告病歸本獻徵錄

台州府志秦文字從簡號蘭軒晚號雪庵自少穎敏絕羣博通經史宏治壬子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乙卯授南京行人戊午轉司副四方聞其名從游日至外艱服闋陞刑部郎中時逆瑾干政羅織京官每下刑曹輒以身殉法不少爲假借讞獄精明瑾竟不能害遷貴州提學副使兼兵備事教士外區畫方略軍民便之又以內

艱歸起補陝西督學懇懇以行誼勖諸生抑奔競黜浮薄兩地士習爲變入覲嬖倖錢寧輩各以其故來覘謝不見後亦不能害之遷河南左參政抵任視河洛居民蕭條而武宗荒游無度徵調日急告病歸杜門教育子弟及鄉之後進皆有成立足跡不入公府天性至孝九齡喪母哀毀如成人父沒每出入經父所嘗寓地必愓然感傷舍車徒步而過嘉靖已丑卒于家年六十有七所著有幘東集關中等稿今祀鄉賢祠

遺詩　三台文獻載六首錄四

次韻夏廷評感春　按廷評名鏃

款客衙齋吏開章動浹旬窗虛多得月亭小自宜春灌

竹留沚水題詩拂硯塵一宿山下路未是出山人按玉篇尚䟽遠貌言疏遠羣吏也

夜渡揚子江至金陵

一帆月色楚江秋兩岸風聲載鶴舟深夜涼生人不寐
遙天波蕩地疑浮覆厓碧樹明漁火墮壁蒼煙沒海鷗
舉目長安應不遠孤篷秋雨自生愁

太平隄即事

出郭官隄畫裏開馬蹄鎮日此盤迴青苔白石聽僧話
獨樹孤雲其鶴來海氣欲秋人倚閣山光初發水明臺
石根有句終難覓隔竹清風自洗埃

誕日遊雲峰

潦倒羞看甲子週角巾蕭散出林邱山尋絕頂迎雲步
水傍遙村入畫流鳥和歌聲供野酌鹿行禪石伴清遊
何當更踏尖峯頂萬里滄溟一望收

遺文 三台文獻載六篇錄四

有竹居記

刑部廣西司廳事後之東偏爲軒三楹其南楹揭三大
字於楣間曰有竹居前大理卿朱公作之已莫考其年
其中楹有記前主事湯公作之繫之年惟宏治丁未猶
昨也余覩之諦亟呼之曰茲非昔王子猷所謂不可一日
無者哉而於斯乎有之迫之見有告者曰噫有哉其昔
之人乎其避也夫延佇久之惘然若有失也或曰京城

大族延此君也多矣誠求之可與致也或曰茲地多人
蹤此君厭焉且受躪宜別爲之所從之已而自軒坐于
庭百務交集塗目塞耳解而退且哺僕執鞭以候馬側
顧吾軒弗可居即居亦倦且臥嗚呼此君可有也如吾
何然則茲二策也其終已乎抑將何以處此君矣夫其
筠而刻之也以詩筒而鳴之也以樂聚其籜而緝之也
以冠席其陰以祛午暑也以琴以樽以彈棊投壺觀書
有此君可也其中之虛也以容人受善外之直也以守
法持正色之潔也以愼取與絕苞苴處剝落之秋而生
氣不改也以充吾仁民愛物之念而施諸獄事雖不有
此君可也有不有迹也有不有間有道焉削其迹存其

道培於家茂於庭斂而歸之軒卽無此君其可謂無也乎遺其道徇其迹物而不化軒砌之間上窺湘渭隱微之地荊棘莽如也又安在其爲有哉仍其名而申記之以自慰且自此君之心事以告後之人

徙建臨海縣儒學記

台郡治東南去百步許爲臨海縣學地逼廛市規制弗宏太守姑蘇顧公璘治郡之三年已卯（按正德十四年）庠士以請公曰需哉明年庚辰弊革政成士復以請公曰可哉一日謁朱文公熹滕公膺祠於龍山之陽顧謂士曰居高俯下厥土爽塏徙哉惟玆其良士曰唯唯乃與同寅周公紱王公宸陳公餘磬余公信協心共議遷二祠于

延若岡卽其中乘之爲孔子廟廟翼以祠爰及庖庫乃竝工堂以資講明傍立三齋以分肄習諸役方殷而公朝于京師同寅諸公繼之贊畫惟謹甫立櫺星門而公適至乃屏菑翳乃夷陂陀乃濬東濠以壓其潴右虛其區以爲泮池惟官有舍惟士有號門于通衢以聳具瞻期月而工告成是役也甎瓦木甓悉因其故售地得宜以補其乏戴德慕義之民願輸其貲官無大費民不告勞越明年辛巳縣令喻侯茂堅邑博黃應賓糾率羣士釋菜於廟退集講堂誾誾莪莪增美在昔謂合有記以詔後人乃以幣來徵於余惟茲山舊爲老氏攸居莫考其始前守莆陽方公始斥去之以祠文公滕公是乃爲

學造物者密藏而後出之其有大孕發矣惟山於德惟仁厥體惟靜靜故克壽仲尼錄焉以廸諸徒故士法之施仁自邇達于海隅動罔或撓死不渝節惟庖羲氏畫卦以艮象山周冢宰旦聚之以思故士法之以道寧志職思其居罔或踰瀆以犯非分惟有虞氏肇州表山作鎮周人瞻仰宣暢詩歌故士法之以峻厥德抗厥操絕類離疇鎮壓海宇中外屬望嗚呼惟學世重匪地在人越自今來者其懋之哉

朝宗嘉會記

皇上十有三年天下朝臣大宴會于京師之慶壽寺惟時羣兇殲殄并厥庭穴齊魯吳越楚蜀之民稍就安全

虜酋番騎喙突遠塞西極甘肅東抵遼左關無失險戍士歸屯雲貴兩廣諸夷間或侵犯尋且竄伏賓貢恐後海內底于乂寧京兆十三藩臬暨于行寺凡二十有八人於是恪遵彝典入覲天顏有懷必達罔或壅閼退而與冢宰中丞而議僚臣爭可否公定陟黜已乃持觴赴會握手論心賦湛露之令儀陳鹿鳴之周行晏然無內累以攬適心亦樂矣哉竊嘗聞之人有病瘍而愈者有醫之良過焉有難色問之故曰惟中惟元寶尸厥辰瘍平殆有甚焉今天下之瘍去矣惟是中元之變議者難之夫善言匪爭在心夫簿書期會匪治在道心以爭君俾罔愆德厥中用和惟廟堂公相之責道以治民俾罔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弊於徵求厥元用調惟余徒其奚庸辭行矣其各懋之
哉人有言曰惟兄弟具翕家用以昌惟人臣協恭和衷
立厥邦以因同筵而稱觴弗若有事于遐方作朝宗嘉
會記是會也地惟京國時惟上元殽蔬惟儉序會以爵
爵同齒序王秩天彝交伸罔漏任眞卒殺繁文崇忠信
薄盟歃交情話卻管弦皆可書已
說鷹贈李原復之廣東僉憲
今聖天子嗣登大寶黜幽陟明首以秋官郎華亭李原
復爲廣東僉事年友留者設餞于郊文以謁先帝梓宮
北行弗預僉以贈言需文既還浹旬趨賓主禮未有以
塞責者胡君永清何君廷佩索逋甚亟因述歸途所聞

作鷹說以告之曰去京師二十舍有鞭鷹於道者余舟過焉叩之曰獵者也詰其故曰吾見是巨身廣翮修喙利爪欣然喜曰疇昔摶鵬於楚者非是也邪捐吾貲以致之啖以肉食飥以金韝供億實繁以爲吾妻子所託者在是矣既彌月縱之祇見是浴大河以潔其羽沖層霄以張其勢乘長風以作其聲昂昂然號於禽曰吾搏若者非若偶也已而江鴻竊吾稻粱而是弗知野狐掠吾鷄鶩而是弗恤凌而侮之者獨棲藪之雀宿草之兎耳吾妻子何賴焉鞭而遣之余聞而有感焉出小技以享天恩不可哉國家設都察院十三道以司內臺設按察司以備外臺士既第矣尤必遴其美姿巨負翹然特

出者以亮自王侯將相以下皆得糾劾故豸其冠繡其袍班列庶僚之右恩必特賜遷必美秩猶主人之畜名鷹也或者錦縉文宮金鼓鬩道聲勢恐嚇以加於人曰吾劾若者非若偶也考其所得非重聽之丞則受遺之吏至於蠹國大姦蝕民巨慝非惟漫不加省又從而翼成之其負國家矣甚鷹之負主人哉顧晏然居其位何也嗚呼是何異於國之日耗以索也乎原復君產士族守祖父家學之粹以春秋魁天下士擢秋曹衣服舉動不甚致飾而胸中權度有人所不及者故刑案過蘇寺出自君者什九無反案辱升落一言不之較而銳於建立故在先帝朝應詔陳言者甚眾而君所上十策獨切治

體推是道也庶其免於吾之所病而稱其爲國之名鷹也夫雖然晉崔洪爲御史治書時人稱爲北鷹漢郅都中尉宗室號爲蒼鷹是二鷹者皆所謂搏鵰者也然一則列於名臣一則儕於酷吏其故何也君之爲鷹也固宜慎所與哉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台學統卷八